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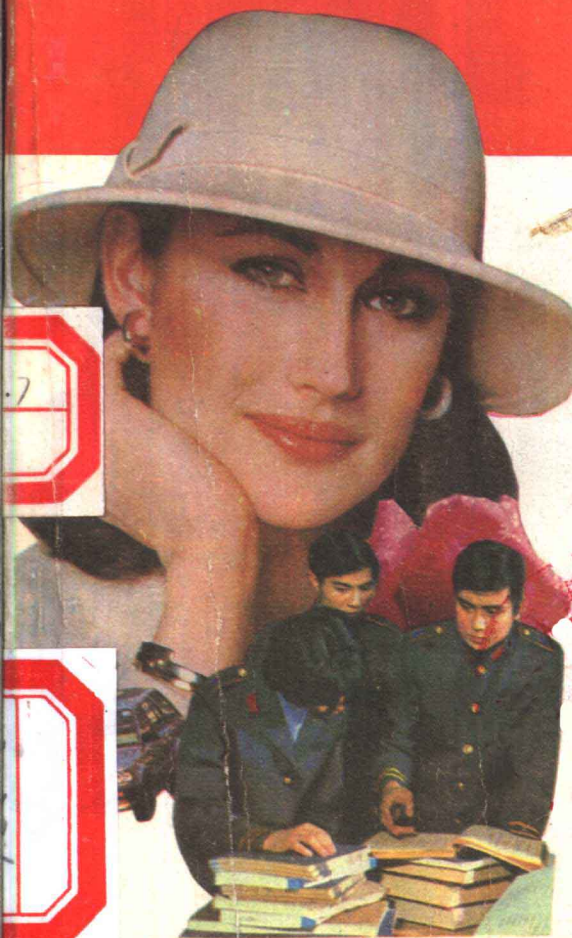
A

Aiqing yu beij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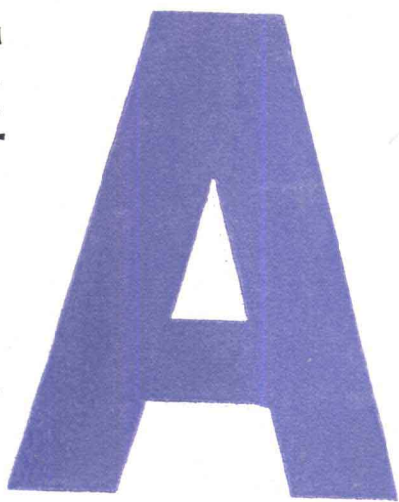
黄河文艺出版社

爱情与悲剧

● 闯了人生红灯的姑娘 ● 我不愿第二次被出卖 ● 马路寻爱历险记



爱情与悲剧



人生与伴侣丛书 ● 黄河文艺出版社

1241.7/4

目 录

- 打不散的鸳鸯 姬 通 (1)
- 我不愿第二次被出卖 梅 琳 (8)
- 新人不如故 葛瑞原 (14)
- 不准离婚，并不是句号 何光照 (21)
-
- 闻了人生红灯的姑娘 赵金襄 (33)
- 未能埋葬的悔恨 吕雁麒 杨敬东 (39)
- 华华、美美和兰兰 李和平 (47)
- 姑娘为何躲进山乡 孔其才 (55)
- “爱”的悲剧 高洪涛 (64)
- 一个耻辱的指印 落 英 (69)
- 一个幸福家庭的毁灭 高洪涛 (76)
- 仅仅有爱是不够的 王爱敏 (84)
- 撕碎夜梦的啼哭声 夜归人 (89)
- 写给一对新婚夫妇的祭文 武 河 那 (95)
-
- 那只精致的空酒瓶 剑 云 (104)

为爱狂的悔恨 张定义 (119)

马路寻爱历险记 赵 伟 (125)

鬼途 李存让 (131)

诱惑 黎 婴 (147)

剧场枪声的余烟 黄世猛 (181)

●打不散的鸳鸯

姬 通

夜，死一般静寂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刚刚度过1985年元旦佳节的村民们，早已进入甜蜜的梦乡。

突然，一声声凄厉的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的呼喊，划破夜空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。

燕家大院堂屋里一盏昏黄的灯光下，一位二十多岁的少妇被绑在床头。她脚戴铁镣，面色苍白，正奋力挣扎。少妇面前，一个怒气冲冲、五十开外的男人操起一个木棒朝她抡来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木棒折为三截；一个姑娘伸出巴掌，劈头盖脸朝少妇的双颊左右开弓打起来。立刻，一滴滴殷红的鲜血从她的嘴角流出。

少妇睁开双眼，望着眼前的“暴徒”，她绝望了。

谁能想到，如此狠心轮番拷打她的竟是她的亲爸爸、亲妈妈、亲妹妹！

棒打鸳鸯两离分

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，天气少有的暖和。某县梨村鼓乐喧天，鞭炮阵阵，一场热闹的婚礼正在这里举行。

一辈子老实巴脚的庄稼汉李××笑得合不拢嘴。是啊！今天是儿子怀×大喜的日子，孩子结了婚，做老人的也就完结了一桩心事，该好好地享点清福了。

新娘子是×村人，名叫燕××。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而且心地善良，很中怀×的意。燕尔新婚，两人你恩我爱，陶醉在爱的甜蜜中。

光阴荏苒，一晃四年过去了。怀×和燕××这对夫妻相濡以沫，恩爱如初。三岁的儿子聪明伶俐，更是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无限乐趣。在他们面前是一条用鲜花铺就的坦途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谁能料到，一场变故正等待着他们。这，犹如一块巨石落入一池平静的春水，从此，他们的生活失去了平静。

燕××有三妹一弟，大妹妹和大弟弟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。近年来，他们忽然风闻怀×家“门事”不好。可不要小看“门事”，它指的是患有狐臭病的家族。豫西北一带人们对“门事”一向讳之极深，谁家“门头”不清白，子孙后代受连累，好端端的“才男丽女”也得

因此在婚姻问题上降格以求。其实，怀×家始祖祖辈辈在“门头”上是清清白白的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是怀×家真的“门头”不清，同燕××娘家的妹妹并无血缘关系，他们在婚姻问题上也不会受到“株连”。可是，燕家父、女却不讲这些，他们不愿沾上一点儿“门头”的边，下决心要拆散这对鸳鸯了。

燕××的爸爸志×是县公路管理段的国家干部，凭着自己的“见多识广”和长辈的威严，深居幕后，运筹帷幄，他老婆和二女儿景×则挥戈上阵了。

从此怀×夫妻的生活被蒙上了阴影，小院里再也听不到以往那无忧无虑的欢乐的笑声了。燕××的母亲和二妹三天两头到某地棉纺厂，找在这里上班的女儿、女婿闹事。每次来，她们都对燕××又打又骂，逼迫两人马上离婚。她们说：“你们一天不离婚，就不用指望过一天安稳日子。”

1983年9月，为躲避燕家母女无休止的纠缠，怀×送妻子到山西临汾的舅家居住。怀×刚回到工厂，燕家母女就气势汹汹找上门来，向他耍人，并闯进住室，把他的枕巾、枕头撕得稀烂，丢在地上；临走，又将他崭新的枕头抛入河里。

转眼到了1984年。怀×夫妻也记不清燕家母女一年来到棉纺厂闹了多少次事，他们似乎习惯了燕家这种“马拉松”式的逼迫离婚的吵闹。然而，这是生活啊，长年吵吵闹闹，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盼头呢？

12月上旬一个朔风凛冽的日子，燕××的母亲来了，二妹来了，父亲志×也亲自出马了。他喝止了老婆和二

女儿的粗野，和颜悦色地对女儿说：“妞啊，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掉下的肉，作父母的怎能不心疼？可是你愿意看着你的兄弟、妹妹为你受牵连吗？只要你答应和怀×名义上离婚，我保证还让你俩在一起过。”临走，志×收敛笑容，加重语气：“如果你死不愿意，可别怪爸爸做事太绝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”说完，一甩袖子扬长而去。

父母走了，燕××心里翻腾起感情的波澜。不可否认，父亲的这番“最屑通牒”对她是有很强诱惑力的。她想：离了也好，反正是假离婚，以后既能和怀×在一起过，又能缓和同娘家的关系，再也不用过这东躲西藏、颠沛流离的生活了。小两口左思右想别无他路，于是12月20日，他们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灵和朦胧的希望，以感情不和为由，双双在离婚证上签了字。

樊笼里的囚日夜夜

幼稚、善良的燕××哪里知道，自己是上了父亲的圈套。

离婚事实一经形成，志×便食言了。他洋洋得意地对女儿说：“这下你可上当了，再想和怀×复婚，没门！年内我不上班了，专门看你，给你找个好婆家。”

天真的燕××惊呆了。她独自饮泣着。她想念忠诚、厚道的丈夫，更眷恋活泼可爱的孩子。她决计要逃出去，回到怀×身边，至死也不再离分。

夜里躺在床上，她动开了心思……

元月15日，父亲不在家。吃罢早饭，她不露声色地对妹妹景×说：“整天呆在家里闷得很，咱俩去城里看电影吧。”景×心里也痒痒的，便答应了。

电影院里，景×完全被《通缉令》中的惊险情节迷住了。正看到热闹处，一摸身旁，空空如也，姐姐不见了。她惊叫一声跳起来，紧追出去，人已无影无踪。景×急忙赶到公路段，找到爸爸。志×不愧是公路段干部，充分发挥了交通优势。当女儿乘坐一辆客运机动三轮行驶到离城十余里的地方时，志×、景×和几个手持交通指挥旗的人早已堵截在那里了。恼羞成怒的志×一把把女儿拽下车来，拳打脚踢后，又被押回了娘家。

为了防止女儿再次逃跑，志×找来一条重达十余斤的铁镣扣住了女儿的双腿。可怜的燕××肩、尿都在屋里，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。

沉重的镣铐没有动摇燕××坚持复婚的意志。面对父母、妹妹的无情拷打，她嘴里吐出来的始终是一句话，“打死我也不改嫁！”

一封记者来信

元月底，某县妇联主任郝清同志收到一封江苏沛县广播电台记者鲍××的来信，信中说，贵县六中初四班15岁女学生若×最近数次给我来信，诉说她父母逼迫她大姐和姐夫离婚，逼她大姐再嫁人，她大姐不从，就受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。八十年代的今天，一个善良的女子还受到旧传统观念如此的摧残，我感到震惊，谨

县妇联尽速调查处理。君×的来信也随信附去。

郝清同志打开附在后面的那封信，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字迹扑入眼帘：

鲍叔叔：我大姐叫燕××，我是她的三妹妹。我大姐的处境现在很困难，二姐打她，说她耽误了自己的青春；母亲打他，说她不听话；父亲用铁链把大姐锁在床上，浑身打得皮开肉绽。……今天下午，我回家，我大姐偷偷给我一封她用手涂着身上的鲜血写成的血书，让我给姐夫邮去，让姐夫快来解救她。我知道，我如果邮去让父母知道了，会打死我的。我要是不邮，大姐也会被他们折磨死。我还是胆战心惊地把信发走了。鲍叔叔，我是在报上看了你的文章，知道记者为群众伸张正义，才给你写这封信的。好叔叔，快救救大姐，救救我吧！

正当县妇联积极着手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，她们又接连收到了两封群众写给县委领导的“紧急呼吁”的信件。来信说：我们是燕家邻居，听到志×对女儿的毒打声、责骂声和燕××悲切的呼喊声，我们的心情愤愤不平，请县领导快来救救她吧……

2月7日，县妇联向县人大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，引起了县人大的高度重视。

2月8日，一辆墨绿色吉普车在大某村村头嘎然而止，车上跳下县妇联、县法院的三个同志。然而晚了，志×捷足先登，把女儿转移走了。他们扑了个空。

2月9日，燕××被找到了。两天里他们把她转移了四个地方。可是“人过留形，雁过留声”，最后，戴着脚镣在牢笼里度过了17天的燕××终于回到了政府的怀抱。

2月25日，在县妇联的干预下，怀×、燕×这对离散了65天的夫妻，终于破镜重圆了。望着大红复婚证书，泪水模糊了俩人的视线。

暴力干涉女儿婚姻的志×，也被迫写出了书面检查。



●我不愿第二次被出卖

梅 琳

我终于接到了离婚判决书。

“结婚是幸福的，离婚是痛苦的。”有人这样说。我却没有这种感觉，我结婚的时候并不幸福，离婚也无所谓痛苦。我只觉得自己像出笼的鸟儿，一切束缚都没有了，连呼吸都轻松了许多。

像当年走到他身边一样，两个肩膀抬着一张嘴巴，唯一多出来的是几套换洗衣服和几本心爱的书。我搬进了厂里的集体宿舍。四个人十平方米，连放一张桌子的地方都没有。房子虽窄，心却宽了。

书、笔和稿纸成了我朝夕相处的好友，我

再也不必为那些永远呕不完的气和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事而烦恼。我可以一心一意地去从事我所热爱并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。

亲友们劝我：干脆搬回家去住吧，你娘家那么好的条件。“不”我说，“我决不依赖任何人。”我父母带着两个待业的妹妹住80多个平方，那是专为离休老干部盖的。可我没有那福气，我有我的顾虑，我怕第二次被出卖。

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不幸婚姻带给我的烦恼，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一幕幕的往事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的历历在目。

那是1971年的秋天，我们家被遣送下乡的第二年，那一年我不满18岁。我们有五姊妹，我是最大的，加上父母共7口人吃饭，只有父亲每月15元钱的生活费。在农村我们都不算强劳力，加上那年头农村穷得要命，一个劳动日才值一角多钱。我们拚命地干活，到了年终反倒欠下了不少口粮款。别的收入又一点也没有，我们的生活之窘迫是可想而知的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给我介绍对象，对方是一个30岁的军队干部，他正好回乡探亲，我见到他第一眼便觉得心冷了一大半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不是我理想中的对象。谁知我母亲却看上了他的老实厚道，且政治条件好，而且可以给一笔可观的彩礼，从此便软磨硬缠，又哭又劝，这个家也只有我还值一点钱啊！

我四五岁的时候就看过《花木兰从军》。既然古代就有女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，既然历朝历代都有烈女子

卖身葬父，既然我们家只有我……我又为何不能牺牲自己而拯救全家呢？

我答应和他结婚，但这之间决不包括爱的成份。

我19岁那年儿子降生了。呵，娃娃带娃娃。夜里儿子发烧了，我守着他一夜都不敢合眼，白天则又怕他磕着碰着，尽管他不是爱情的结晶。就这样，我的本来大有作为的青春，被丈夫孩子完全占有了，过着无边无际庸庸碌碌的生活。我决不甘心这样下去，我痛苦，我烦恼，我随时都想与人吵架。丈夫则是最好的靶子，我看不惯他的一切：说话、办事，甚至连走路我都反感。吵，吵，无休止地吵下去。儿子在吵闹声中长大了，我也跨入了30岁的大门。

终于，我们的矛盾彻底激化了，我们分手了。

离婚没多久，一天傍晚我下班回来，推开宿舍门一看，姑妈端端正正地坐在我的床上。

“姑妈，您好？”我高兴地向她扑过去。她是自我离开家以后第一个来看我的亲人。

姑妈拉着我的手，要我坐在她身边。她仔细地端详着我，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，我低下头。

“看你，瘦多了。姑妈想问你，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打算？我就像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？姑妈，我现在必需抓紧时间去办我的事情。”

“难道你就永远住在这里？这样的环境能写出好作品来？”

“姑妈，环境差只要意志坚，环境锻炼人呢！”

“你太固执了，想入非非。唉！”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显得无精打彩。我们又扯了一阵闲话，她没有喝我为她准备的桔子水，就告辞了。这一晚上，我的思绪一点也没有了，我猜想姑妈一定有话没有说出来，那没有说出来的话包含着什么意思呢？我转而又想到我的事业。

以前的退稿几乎装了半抽屉，在每一封热情洋溢的退稿信中几乎都写着内容大致相同的话，“……你有较好的文学素养，望继续努力，不断攀向新的高度。”

就是这些鼓励话给了我一线希望，但久而久之，类似的退稿信多了起来，我便产生了怀疑：究竟那高度有多高？

但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得朝着我认准了的这条路走下去。

我认为作为一个有志的当代青年，我决不愿碌碌无为地虚度此生。

星期天下午，我又满怀希望地寄走了刚完成的稿子，我等待着它的命运。

在厂门口，我的小妹在那儿等我，看见我走来便迎了上来：“大姐，妈让我来接你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反正今晚没有急事儿，去就去吧。

妈妈正在炒菜，屋里弥漫着浓浓的菜香。妈妈很爱做吃的，但技术并不怎么样，每逢遇有贵客上门，做菜就成了我的应尽责任了。

“你姑妈去找了你吗？”妈妈问我。

“去了。”我漫不经心地说。

“她说了什么？”妈妈边问边凑到我身边，显出很神秘的样子。

“没说什么呀！她只随便坐了会儿。”我回答她，不由心里起了点疑惑。

“咳，你这姑妈也真是，自己的侄女儿怕什么？”妈妈50多岁，岁月的严酷丝毫没有改变她那泼辣的天性，说话高喉咙大嗓门，近年来生活条件好了，身体直往横里长，胖得连走路都困难。

“姑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，是市委办公室主任。他的妻子去年病故了，留下一个7岁的男孩无人照顾。他要求不高，有一般的工作，心好，善于理家能带好孩子就行。”我看着妈妈脸上那兴奋的红光，我的思维顺着她吐出的句子迅速向前推进，最先闪入大脑的便是“保姆”两字，接着又是“佣人”。“他今年36岁，又去大学中文系进修两年，将来出来前程就……政治舞台上嘛，一家人只要有一个就行了，你替他管好家，让他安心搞好工作。俗话说：‘夫贵妻荣’，到那时谁不尊敬你？”我的心就像突然掉进了冰窖里去了。我感到浑身发冷，我咬着牙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。“你爸爸已经离休在家，无职无权，姑父年纪也大了，很快就要退居二线，他那组织部长的位子也坐不长了，如果不抓一个有权有地位的人，今后办事可就难了。”我呆若木鸡，手里拿着锅铲不知干什么。“哎呀，你怎么愣了，快放油呀，锅红了，快，客人一会儿就来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我突然放声大哭起来，随着哭声泪水似泉涌而下。母亲愣了，妹妹们从客厅跑了进来，她们

不知出了什么事儿。

我止住了哭，咬着牙哽咽着说：“我算定了，你们早晚会演出这么一出戏的。告诉你们，他需要的不是爱人，而是一个管家婆，一个佣人或保姆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老婆！”我说完猛地拉开门冲了出去。

我一直跑到在我认为已经脱了险的地方才停下来。我趴在一根电线杆上狠狠地哭了一场。我不明白，难道我命中注定这一生只能做菟丝而不能做白扬？我的价值究竟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？是由一个普通干部的老婆上升到市委办公室主任的夫人呢，还是由一个普通干部的妻子降低为一个保姆？不，我要寻找自己的价值，走自己的路。

